



劇本

戲曲劇本專刊

1

劇本

戲曲劇本專刊

第一輯

劇本月刊社編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劇本”戲曲劇本專刊

第一輯

劇本月刊社編輯

*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三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450)

開本317×437/32 印張11 1/2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000—2000

定價(6)0.25元

定價九角七分

目 錄

丹河曲（評劇）	蘇寧（一）
阿黑与阿詩瑪（京劇）	雲南寧區政治部京劇團業務指導室 吳楓編 金素秋編 劇（盟）
林則徐（京劇）	蘇雪安（八）
兩狼山（武安平調·山東梆子）	王昌言 張 彭 李慶番改編（三〇）
楊八姐遊春（評劇）	楊 露（一六）
荆釵記（川劇）	趙循伯改編（一九）
琵琶記（越劇）	嚴 樸改編（三三）
★	
編後記	編者（三九）

丹河曲

黃 寧

人物：

張桂清——丹河村團支部書記，合作社社員，二十

歲。

李永信——丹河村黨支部書記，榮譽軍人，左腿齊膝

鋸掉，一直用双拐，配上假腿剛半年多，

二十七歲。

于秀珍——張桂清好友，青年團員，合作社社員，十

九歲。

郝文海——合作社主任，剛復員的榮譽軍人，二十五

歲。

張振堂——張桂清父，合作社生產委員，五十三歲。

張桂秀——張桂清妹，村小學生，少先隊員，十三

歲。

黃村長——黨員，社員，四十五、六歲。

老 姑——張桂清親姑，城裏小馬車主妻子，四十

五、六歲。

男社員甲、乙——都是青年。

中年婦女

年輕姑娘

第一幕

第一場 丹河橋畔

剷頭遍地時候，幾天連雨後的一個半陰半晴天的
晌午。

丹河村外，丹河北岸的橋頭和路口。河岸陡峭，

野花雜草中開着一叢叢紅色的連萊香。

舞台右邊露出高懸在河礮子上的小木橋，左邊現

麥田一角，麥苗已長三、四寸高。正面，看得見一灣

急湍的流水，岸邊有樹和大石，對岸是村莊、遠山。

河水喧嘩夾着鳥鳴聲中，幕啓。

〔于秀珍從小橋走下，她穿着花布衫，梳兩根長

辮。

于秀珍：（唱）幾日連雨，道兒濘又滑，

到處是泥坑和水窪。

于秀珍出村來急急把橋下，

這地方好乾爽正好等着他。（蹣蹣脚上

泥，站在樹下）

郝文海跟我從小一塊長大，

他參軍五年，去年冬天轉業回家，

他是黨員，又有文化，

合作社選主任大家都選他。

只可氣他跟我總好裝腔擺架，

一說話不是批評就懶得回答。

這幾日想找他談一次話，

下雨天他也忙的不着家。

剛才他一個人出村奔河沿，

抄小道過河來橋頭等着他。（張望，一驚）

噢，張桂清也到這兒來幹什麼？（隱身樹後，偷看着）

〔張桂清走上小橋，穿着一件城市樣的翻領襯

衫，剪短髮，拿着一根柺杖，有些心神不安的樣子。

張桂清：（唱）丹河兩岸石礮子高，

來往全靠這窄窄小木橋。

三天連雨河水漲，

浪花翻，浪花滾，浪起浪翻浪滔滔。（下

橋，回身望着橋）

小木橋又濕又滑好難走，

李志書他可怎麼過小橋！（走向麥地，看

着麥子）

最耽心丰產田麥苗瘦弱，

只盼他有辦法救全麥苗。（走至石旁，坐

下，看看柺杖，自語）

李志書這人真摯，配上假腿剛半年多，就把柺杖扔

了，這濘濘的道他可怎麼走！真叫人耽心！（又看着

麥地）丰產田的麥子眼看一天不如一天，也不知道他

跟技術推廣站研究出辦法來沒有！

〔于秀珍剛想要惡作劇地吓張桂清一下，向小橋

一望，又急忙躲起，隱入幕後。同時，張桂清站起，

把柺杖倚在樹後，走到河邊折了幾枝花，向左方望

望，又蹲在麥田邊撫弄着麥田。

〔郝文海急急匆匆從小橋走下來，十分煩躁地來回

走着，他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軍裝上衣。

郝文海：（唱）麥田瘦弱又要遭雨澇，

我心中憤恨萬分。

參軍五年到過海南島，

朝鮮前線立過功勞。

難道說合作社就辦不好，

難道說丰產田就一且拋！

唉！只恨我工作辦法少，

但盼李永信快回丹河橋。

怪，沒有動。這時走過來。

張桂清：郝主任！

郝文海：啊！張桂清！

張桂清：（唱）一個人在這裏發甚麼牢騷！

郝文海：（唱）丰產田就要扔，我怎不心焦！

張桂清：怎麼就扔了！李支書準能帶回好辦法來。

郝文海：可誰知道他今天能不能回來呀！

張桂清：準能回來！

郝文海：（眼望着麥地）天剛放晴，又有點陰，再下幾場

雨，澇也澇完了！過晌午了，還沒回來，真叫人着急！

張桂清：着急也不頂事兒辦，你坐下等一會兒吧。

（郝文海一直走動着，張桂清擦着他的肩頭讓他

坐下。

郝文海：（勉強坐下）真彆扭！李永信走了三天，這三天

就沒住點兒地下，当初真不該讓他去！

張桂清：（安慰地）說那個幹啥。麥子是我們团支部起頭

要用交叉播種法種的，出了毛病我比你還着急！可李

支書說別人去要少個整勞力，影響工鋤，他非去不

可。他要幹啥，誰能攔的住！

郝文海：道這麼濶，要沒有汽車，他可怎麼回來！

張桂清：他準抄小道走回來！

郝文海：走回來？一路上又是溝又是嶺，他那個腿怎麼

走？

張桂清：在一塊兒三年多，我知道他的脾氣，他要是捎信

來說今天回來，他就是爬也爬回來，別說走！

郝文海：好，那你就在這兒等，我到河南大路上迎迎，說

不定也許有車。（站起來就走）

張桂清：（一伸手沒拉住）不能有車，你就在這兒等吧！

（走到橋頭望着）小心！橋上滑！

（于秀珍已在樹後窺視了一會兒，這時走出來。

于秀珍：（自語）他怎麼跟張桂清倆就有話說？

（張桂清轉身見于秀珍，親熱地迎上來。

張桂清：于秀珍，你也來啦！來坐下，咱們一塊兒等着李

支書！

于秀珍：（心不在焉）他也許等道兒乾了再回來，晚回來

兩天有什麼！

張桂清：（認真地）有甚麼？再等兩天丰產田就完啦！

于秀珍：（仍不在意地）社裏一百多垧地，還在乎這一垧！

張桂清：你說的倒輕巧！今年失敗了，過年再試驗，就更困難啦！大夥都不信服這個交叉播種法；要不是李志書，今年這一垧地都種不上。再說，多試驗一年，就晚推廣一年，社裏二十多垧麥子多用一年老辦法，就少收一百多石麥子！（見于秀珍似听不听的樣子）于秀珍，你怎麼啦？

于秀珍：（拉着張桂清的手）你是团支部書，咱倆又是好姐妹，……你說爲什麼別人瞧不起我？

張桂清：你總是好多心，誰瞧不起你啦！

于秀珍：郝文海跟你們有說有笑的，跟我倆咋沒好聲沒好氣的？

張桂清：他就是急性子人，有時候態度不好，對工作待同志可都是一片熱心。……你從前也是青年婦女裏的積極分子，這一陣子咋幹啥也不起勁？郝主任準是因爲這個對你有點意見。……

于秀珍：誰不起勁了！這幾天不是李鳳英拉着人家幫她做活來的嗎？

張桂清：你總幫她做活幹啥。（玩笑地）看人家要結婚，你着急了咋的？

于秀珍：（從張桂清手裏拿過一枝花）我？說你自己吧！

（唱）

你是丹河村的一棵高草，

姑娘羣裏你比旁人高。

你人品好，勞動好，樣樣好，（把手中的

花枝一晃）

好名聲如同連萊花香隨風飄。

家裏幾次保媒你都不要，

挑來挑去越挑眼光越高。

張桂清，你的心事我知道，

張桂清：（玩笑地）你知道甚麼？

于秀珍：（唱）你是心裏發愁對象不好挑！

李永信他不來比誰都好。

張桂清：（有點不好意思）我不配，我也沒想过，……

于秀珍：（唱）可惜他滿身優點却有假腿一條。

張桂清：你怎麼拿李志書鬧着玩兒！愁不是好愁，樂也沒

個好樂！

于秀珍：你看，說他他就回來了。

張桂清：（向左方一望）真是他回來了！快招呼郝主任！

（轉身向小橋走）

于秀珍：（搶到前面跑上橋頭）我去找他！（跑下）

〔幕後嘆通一聲，接着于喊：「哎呀！」〕

張桂清：看你！跑啥！磕着哪兒沒有？（急從橋上走下）

〔幕後聲：于秀珍：「不要緊！」張桂清：「褲子上淨是泥，我給你擦擦。」稍停，張桂清返回，到樹後拿起拐杖。見自己手上有泥，又忙到河邊花草叢中去用草葉擦手。〕

〔李永信從左邊走來，十分疲倦，走得很慢，左腿稍微有點不靈便。拄着一根粗樹枝，揹個包袱。〕

李永信：（唱）連日陰雨莊稼要澇，

就心着丰產田好心焦。

心急偏偏走的泥濘小道，

我恨不得飛回丹河橋。

怎奈假腿總不如真腿好，

二十里路傷口疼得似火燒。

這一路累得我氣喘心跳，

大樹下歇一歇再過橋。（坐樹下大石上，

伸直左腿，雙手按壓着膝上部分，偶而

痛得倒吸一口氣，皺皺眉）

美國鬼子，蔣該死！我走一步罵你一句，多嚇你們完蛋了，我們集体化了，有了拖拉機，汽車，不用腿疼也能種地，幹工作，我就沒心思罵你們了。（拍拍左腿）你也真不中用！二十來里地就這麼疼！伙計，以後得多鍛鍊；往共產主義走，道兒還遠着呢！（望着

小橋那邊）有了合作社，集体農莊也用不了幾年啦！

（擦擦身上的泥，倚着樹幹半輪半坐着，衣袋裏掏出一本小冊子讀着）早要學明白這些，麥子哪能出毛病。（翻了一頁專心讀着）

〔張桂清在李永信上場後不久，就回身看見了他。李永信的舉動使她有所感動，呆立在樹後沒動。〕

張桂清：（見景生情，回想往事，唱）

河水翻花滾浪往前淌，

三年來你千辛万苦實在剛強。

三年前我們相遇在路上，

我領着你來到咱的家鄉。

那正是臘月天大雪飄降，

你身揹背包拄着拐杖一双，

我怕你滑倒了小步慢慢走，

我怕我身上冷大步走的慌。

進村去個人私事你一言不講，

放下背包就把工作商量。

生產勞動你作榜樣，

拄双拐去劃地人人讚揚。

薅草間苗你坐在地上，

一步步往前踏不願傷口疼的慌。

爲工作風裏雨裏東奔西走，

也不管山溝裏黑夜有豺狼。

你身体殘廢全靠假腿和拐杖，

是什麼支持你思想這樣堅強！

望着你我把从前事兒回想。

〔李永信收起書，活動活動，一站沒站起來，拍腿。〕

李永信：（唱）越休息它倒越發疼的慌！

〔李永信拄着柵杖一咬牙站起來，剛要彎腰去拿

包袱，張桂清急忙上前扶住他，遞送拐杖。〕

張桂清：（唱）李支書，給你拐杖。

李永信：（緊張轉爲笑容滿面，把拐杖輕輕一推。唱）

再走十里也不用它幫忙！（一蹶左脚）

鍛鍊出來了！

張桂清：（扯着他的衣襟。唱）

看這泥濘又是摔在路上，

你別咬牙逞剛強！

李永信：（唱）走路不是上戰場，

再摔也不會有傷亡！

張桂清：（索性拉着他的一隻胳膊）橋上又濕又滑，剛才

于秀珍都摔倒了，我扶你過去吧！

李永信：不要緊，二十里路都走了，過個橋才幾步！

張桂清：你又來了驍脾氣啦！走吧！

〔幕後郝文海聲：「李永信！」〕

李永信：啊！郝文海！

張桂清：黃村長跟我爹也來了！

李永信：噢，都來了，想把我抬回去？

〔郝文海急匆匆从橋上跑下，于秀珍跟在他身後。〕

郝文海：老李，怎麼樣？

于秀珍：你真走回來啦！李支書！

〔李永信未及回答，張振堂、黃村長上。〕

李永信：張大叔、黃村長，你們也來了。（一一指點着）

嚇！村長，生產委員，主任，團支書，咱們就在这兒

開個幹部會吧！

黃村長：瞧你這麼高興，問題解決了？

張振堂：那麥子不行了吧？

于秀珍：推廣站怎麼說的？

李永信：（環視大家，作了個手勢）別急！說起來挺簡

單。（指着麥地）交叉播種，苗多了一半，糞沒上

足！得追肥。

郝文海：追肥？能趕趟嗎？

李永信：肥田粉可好了，幾天就見效！

張桂清：肥田粉？咱們供銷社也沒有呀！

黃村長：社裏也沒錢哪！

郝文海：又是难题。現張羅錢，再去派人買，等肥田粉買

回來，麥子也完了！

張振堂：還得往地裏填錢？

李永信：（幾次要說，插不上嘴，這時笑呵呵地）別急！

你們倒是听我說完哪！肥田粉已經買來了。

張桂清：（跑到石旁）就是這個包？

郝文海：唉呀！老李，你簡直是救了我的命！（跑去打開

包袱）

黃村長：你哪來的錢？

李永信：黃村長你問錢啊，連的巧，我領了一筆撫卹金。

張桂清：（高興，感激，樂得跳起來，抓住李永信的手搖

晃着）啊，李支書……

張振堂：看你這丫頭！把李支書扯倒了！——指肥田粉——指

那麼大個包，這一道包還不累的影響啦！

李永信：不累。心裏高興，身上就格外有勁！（唱）

心中高興那怕泥濘道，

揣回來肥田粉好救麥苗！

郝文海：（托着一把肥田粉，高興地唱）

有了肥田粉这下可好了。

張桂清：（唱）幾天後你再看看綠油油的好麥苗！

黃村長：李支書，你又給咱們村办了一件好事！

郝文海：走，咱們馬上找人來追肥！

張桂清：于秀珍，咱們去招呼技術研究小組的因員們！

張振堂：（攔住他們）別慌！

張桂清：爹，甚麼事？

張振堂：你們看，天又陰上來了！（唱）

肥田粉雖然有功效，

只怕是一場大雨順水漂！

多少糞肥也怕連雨沖，

張桂清：（唱）肥田粉和水往地裏澆！

爹！不怕的！

郝文海：（有些不耐煩，對張振堂唱）

你是生產委員做領導，

不應該沒信心猶豫動搖！

張振堂：（不悅。唱）

今年雨水勤應該早防澇，

辦事想週到甚麼叫動搖。

〔張桂清不安地眼望李永信，郝文海還要爭辯，

李永信把他推到一邊。

李永信：（唱）張振堂經驗多想的週到，

張振堂：（得理不讓人，唱）

丰產田是窪地要挖排水壕！

你看，揀着丰產田那塊李支書的代耕地，這就有點澇了！

郝文海：（不服氣地）我早想到了！我是等李支書回來再研究！（對張振堂）要挖排水溝非從你菜地裏穿過去不可！

張振堂：（一驚）啊？

郝文海：（理直氣壯）丰產田靠河那邊是石頭，刨不動！

那邊是李支書的代耕地！這邊是公路！（指另一方）只有一條道：從你的菜地裏穿過去，挖一條長溝，通到草甸子！

張振堂：這麼幹得多少工！再說，……

郝文海：我早知道你準有說的！

張桂清：爹，菜地挖個溝怕啥！我們動員隊員一早一晚挖，幾天就挖好啦。

張振堂：說的容易！菜地那邊要是石板地，水溝通不過去，菜地就變成水泡子了。我早就說這個交叉播种法不行，花着錢，搭着工，再扔了我的菜地，犯不上！

郝文海：就說你……（一言未了，李永信把他拉過去）

張桂清：爹，挖條溝也糟踏不了多少菜呀！

李永信：張大叔你別着急，這個事以後再研究。一兩天丰產田還澇不了。郝主任，咱們先追肥，完了再幹別的事。

黃村長：這真成了開幹部會了！行啦，回家開去吧！

張桂清：李支書八成還沒吃飯呢！咱們回去吧

郝文海：（氣昂昂地拿起包袱）走！

——幕落

第二場 相中了誰

幾天之後，開始翻一遍地時候。雨後初晴的一個黃昏。丰產田麥地邊，田前是路，路旁有人石和樹，田後是丹河，隔河田野裏有一行電綫桿。丰產田右邊是李永信的代耕地的一角，長着毛茸茸的豆角。

〔李永信、郝文海、張桂清上。剛剛完會，他們還在談論着，郝文海很激動，張桂清有些焦急，李永信雖比較冷靜，也有些不安。〕

郝文海：（站住，指着地）開會解決不了，到這看看也還是那麼回事。你看吧！除了從張桂清她們家裏的菜地挖溝，還有啥辦法？

李永信：這天也真成心跟咱們过不去，我回來這幾天，陰了三四天，這又連着下了兩天。……

郝文海：天不順，人更彎扭，真沒見過這種人，一腦袋自私！

李永信：老郝，你也太急躁了，他不願意，你硬要挖怎麼

行，

張桂清：（走到麥地右邊）不用管我爹，菜地也有我一份。明天就挖溝！

郝文海：沒別的法就得硬挖！

李永信：（溫和但堅決地）不行！強迫命令的事兒無論如何亦不得！

郝文海：那你說怎麼辦？下了兩天雨打通了兩天思想，好不容易晴天了，還不快挖排水溝，再打通兩天思想？

張桂清：用不着再商量，我在自己家的菜地挖溝，也不算強迫命令，頂多我爹罵我兩句，他也沒理。

李永信：淨說傻話，不管誰挖，反正是咱們核計好了的，我爹還不心裏明鏡似的，你爹今晚上都賭氣說了要退社，真逼急了，他上來犟脾氣，甚麼都辦得出來，他是老五助組長，有經驗，大伙都信服他，他要真退社，別人也跟着活動起來，麻煩就大了。

郝文海：那咱們就瞪眼看着丰產田澇了！你自己說過：新耕種法晚推廣一年就少收一百來石麥子！

張桂清：（着急，爲難）我爹呀，真是！他咋這樣！

〔暫短的冷場。〕

李永信：（忽然高興地）這麼好的辦法，怎麼早沒想起

來！

〔張桂清、郝文海同時驚愕地望着李永信。〕

李永信：（走近地左邊）丰產田緊挨着我那塊代耕地。那塊地比丰產田還窪，在兩塊地中間挖個小溝，問題就解決了。

解決了。

郝文海：把水放到你的代耕地裏去？

張桂清：（幾乎同時地）那你的代耕地不澇了嗎？

李永信：（仍熱中於自己的想法）這還省工，水溝很短，

一個人一早晨就能挖出來。

張桂清：這怎麼行！村裏要給你代耕一垧你不讓，就留了

這五畝地，還把它用水泡上，你吃甚麼？

李永信：我在社裏怎麼也掙幾個勞動日，餓不着！

郝文海：不行！這叫啥辦法！一個復員軍人當主任的合作

社把一個榮譽軍人的代耕地給淹了？這成了甚麼！

李永信：老郝！話不能這麼說……

張桂清：怎麼說也不能這麼辦！我們菜地挖道溝算不了甚麼，你的代耕地決不能扔了！

〔又是暫短的冷場。〕

李永信：（胸有成竹地）好吧，那就再想辦法。

燈轉暗。燈轉明。第二天黎明時候。

〔李永信扛着鐵鍬從右邊上。〕

李永信：（唱）爲挖水溝昨晚上一場爭論，

我的主張他們不贊成。

張桂清：勸他爹勸也不中用，

菜地挖溝張振堂決不答應。

郝文海發急躁要強迫命令，

一定會引起糾紛壞了事情。

時間緊迫，不能再等，

我的主張要趕快實行。

拿定主意我自己行動，

來到地邊天色黎明。

這時候大家都在打旱壟①，

挖溝排水我趕快動工。

（走到兩地地交界處，指點着）你們倆都是我的。可是它是咱們全村的寶貝，你不過是給我填肚子的。爲了它給你多喝點水，這可不能算我偏心！反正你也喝了不少了，就手把半產田裏的水都喝乾了吧！可着一個來，省着實一個還搭一個。（舉鍬，又停，看看地勢）當間那個地方有個坡，從那挖，幾鍬就妥。（向田中走去。隱入幕後）

〔有頃，天色愈加光明。

〕張桂清從右邊上，扛着鉄鍬。

張桂清：（唱）就心半產田一夜醒幾遍，

拿定了主意悄悄到地邊。（走近地邊，看

着麥苗）

多少人爲了你操心流汗，

半途而廢我怎能心甘。

指望你今年能得半產，

想不到雨澇成災被水淹。

好好的麥苗水中站，

麥地變成了水稻田。

李永信爲了你要扔代耕地，

郝文海只急得坐立不安。

恨爹爹私心太重不聽解勸，

要等他思想通就誤了半產田。

我只好背着爹爹自己辦，

到菜地去挖溝只顧眼前。

挖了溝再慢慢把麥勸，

這樣辦半產田就能保全。

（走進麥地右邊，剛要挖溝，望見那邊有人）那是誰？這麼早也到麥地來了！等他走了我再挖。（蹲下，撫摸着麥苗，忽然一驚）呀！

爲什麼地裏水越來越淺，

莫不是一時眼花幻景當前？（擦擦眼睛，

定神細看）

真真確確不是我看花了眼，（一時不能理

解，站起來聽見响声）

一陣陣泥水聲傳到耳邊。

（張望，一時又驚又喜）啊！李永信！（一面喊着一面跑過去）李支書！給我吧！

〔幕後聲：張桂清：「李支書，給我吧！」李永信：「不用，完工啦！」稍停，張桂清扶着李永信，慢慢走出來，李永信擦着汗。

張桂清：（边走边唱，激動，興奮）

適才間只見他掀起鐵落泥水飛濺，
排水溝好像自己往前竄。

全身用力他滿臉流汗，

汗水濕透了他的衣衫。（扶李永信坐樹下

大石上）

我剛剛拿定主意要動手，

他的手已經救活了丰產田。

（對李永信）昨兒個不是說好了再研究研究嗎，你怎麼自個兒就把溝挖了。你看！你的豆地白瞎了！李支書，你……

李永信：我不該這麼办！你拿鉄鉞幹甚麼來啦？昨兒個誰同意你自己在菜地挖溝來的？

張桂清：菜地挖個溝算甚麼！可是你的代耕地這一下全完了！爲了丰產田，你从春到夏，操心費力，吃苦受累，這回又把代耕地搭上了！

李永信：搭上了？白瞎了？

張桂清：連豆茬也不用指望了。

李永信：粮食有的是，要豆茬幹甚麼！

張桂清：粮食从哪兒來？

李永信：你看：丰產田的水快退淨了，豆地變成了水田。

旱田改水田，一年頂兩年。……

張桂清：人家心裏這麼急，你还開玩笑！

李永信：一點也不是開玩笑！（唱）

人們說旱田改水田一年頂兩年，
咱們這塊水田更值錢。

有了它丰產田能得丰產，

到來年麥地都變丰產田。

合作社由小到大大年發展，

集体農莊用不了幾年。

你看！

咱們的土連片，

使用拖拉機完全够條件。

你記得電影隊演的那個「女拖拉機手」吧？

你就是咱村頭一個駕駛員！

張桂清：（幻想）到那天我一定開拖拉機去！

李永信：（唱）要从丰產田看到集体化，

開花結果靠着今天扎根發芽！

張桂清：（越來越興奮，充滿信心地唱）

全縣裏咱村要頭一個集體化，
拖拉機把荒地全都開發。

李永信：（唱）丹河上再修一個水電站，

讓電燈照亮了每一家。

張桂清：（唱）修一座洋灰大橋河上架，

丹河漲水咱再也不怕它。

李永信：（唱）那時候咱們旱澇全不怕，（一指身邊土

地）

叫它多打糧，它不敢給少拿！

張桂清：（在感情的共鳴中更加興奮，唱）

桃李菓樹栽種在山坡下，

村前村後年年到處都開花！

李永信：（唱）合作化集體化咱們天天長大，

張桂清：（唱）往前看一片光明燦爛光華。

啊！到了那一天該多美呀！

李永信：咱們越加勁走離那一天越近，只要咱們聽党的

話，好好往前走，用不了幾年了！

張桂清：（感動）是啊！離了黨，咱們就啥也辦不成了！

（唱）

五年前我光着腳把豬放，

黨教育我成人給我力量！

咱們好比是小苗，

（黨就好比是太陽，
李永信：說的對！（唱）

咱們好比是小苗，

黨就好比是太陽。

黨教育咱們天天成長，

咱們的好生活好比初昇的太陽！

（這時太陽東昇，万丈光芒，朝霞燦爛，晨空中

悅耳的鳥鳴奏成美妙的音樂。張桂清，李永信相視微

笑。

〔幕後傳來歌聲，他們附和着：

男：夏鋤競賽好緊張，

女：社員們下地排成行。

男：膘勁兒剷地看誰把紅旗扛，

女：打完了早犁東方才見太陽。

男：種在犁上，收在鋤上，

合：夏天多出力秋天多打糧。

張桂清：打早壟的回來了。

李永信：嚇，郝文海，真是戰鬥作風，回家吃飯還跑步前

進呢。

郝文海：（急匆匆跑上，扛着鋤頭）李支書！丰產田的事

我提摸了半宿，就照你說的那麼办吧！（大大地喘了

一口氣）